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五月,唱起这首歌——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想到父亲唱这首歌的年代。

1938年,冀中,父亲参加了抗日军队,那年他才10岁。

小时候看电影《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以为战争就是电影里的那样子。

直到父亲暮年,我才听到他亲历的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断扫荡、封锁……后来,我们这支游击队大队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九团。”

父亲跟着部队在冀中霸县、永清、安次、固安、武清一带打游击战。他说那会儿几乎天天打仗,死人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眼瞅着身边的战友冯连普、黑枣被日军一颗炮弹炸得血肉横飞。

因为他小,就做战地鼓动宣传,到战壕里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没有离开战场。

讲起唱救亡歌曲,“你别看战争那么残酷、艰苦,吃不饱饭,睡不了觉,行军走那么远,频繁地打仗,就那样,人们的情绪仍然高涨极了。我们一到新地方,只要没有敌情,或在当街、场院,或在赶集的空场上搭个台子,我就站在上面用真嗓子唱,什么伴奏也没有,可是有感情!”

对于父亲,那是一个唱歌最多的年代!

那时候他唱的歌有《歌八百壮士》《流亡

昆曲传字辈郑传鑑老师教戏,特别注重手眼身法步的和谐,他的动作十分具有美感。他对学生的要求,不仅是要把动作做出来、情节演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人物情感、个性具有美感地体现出来。

《九莲灯·指路》里面,富奴出场,迈步圆场亮相,掸掉灰尘,行路,碰到水面,退回来。郑老师传授我的整个过程,步伐细腻,每一步,跺脚、踏脚、踮脚、倒步,都是非常美的。表现老人腰酸腿疼,通常是以右手捶腿,再捶腰,而郑老师设计了极具表演观赏性的舞蹈动作:右手捶右脚,左手捶后腰,身体上下摆动,臀部晃动,再配合人物的唱,堪称完美。

郑老师教我们要注重与其他人的配合。老师说:“如果是两个人的戏,一半舞台是他,一半舞台是你,记往这点会使得舞台饱满、和谐。”他指点我,台上的二人戏,有时候是合盘的动作,两个人一起往左、往前、往后,需要彼此关照配合,才能非常和谐。而如果是三个人,则另有一套体系。老师极其仔细地教,务求合作动作的美感,以及整个舞台的和谐。

郑老师教戏,特别注重如何通过身段、动作和造型把人物内心外化,他的身段动作都是和剧情发展、人物情感连通的。《别母乱箭》是郑老师的看门戏,戏中的周遇吉以文武老生应工,因为比较对我的路子,所以我从江苏省戏校时就开始学。最初是白冬民老师教我,之后张金龙老师帮我加强武戏,再之后又得到郑传鑑老师的悉心传授。

郑老师教我,《别母乱箭》从一开始就要抓住战争背景下人物生离死别的内心纠葛和撕杀。“别母”的“别”,主要就是周遇吉和母亲之间的情感交流,从“母望”到“望母”,母亲与儿子的相互思念,从一开场就要有铺叙。而之后,别母分成了好几个过程,拜母、瞒母、劝母、逼母,最后才是真正的别母。

周遇吉不想把外面的战事、城池已破的惨烈氛围带到家里,他忍悲强笑,向母亲拜寿、敬酒,目的是哄母亲离开这个地方。这一段中有很多身段是背着母亲做的,很多唱词是悲情含泪的,用了整个一段“小桃红”来表达他对战事的担忧,陈述忠孝难全的挣

五月的鲜花

罗雪村

三部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还唱过《五月的鲜花》,是从抗大第二分校和东北流亡学生那儿学唱的。

“我喜欢这首《五月的鲜花》,觉得它和别的救亡歌曲不大一样,很抒情,也很悲壮!”年迈的父亲又一次唱起: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他的眼角溢出泪水,声音沙哑、颤抖,却有一种深沉的力量。

“那时候的歌儿真打动人,我唱着唱着就哭了,战士和老乡们也跟着掉泪。唱完你看着那街上,无论是动员当民夫,还是动员当兵,老乡就呼啦啦真跟着来呀,有的还牵着自家的牲口,有的老人老太太拿着铁锹、锄头跟着来挖战壕……”

冀中是敌后作战最残酷的地区之一。父亲讲,他们武器不行,大多是“汉阳造”“斜排子”,还有“老套筒”“独一撇”之类杂牌枪;还有一种枪,栓拉不开,得用脚蹬,子弹也少,好多战士没有刺刀……而初期的日本兵训练有素,装备也好,都戴着钢盔,上着刺刀。

“战斗前,我们到战壕里,一唱起救亡歌曲,战士们那个激动呀!有战士就说:嘿,你看他,这么点儿小孩都不怕死,咱们二十几岁的汉子也不能装熊呀!战士们的士气真就

鼓起来了,就知道不能做亡国奴,宁死不投降。

“我们那会儿就起这个作用。

“当眼瞅着鬼子冲上来,战士们急了,上去肉搏,拿枪把枪、拿石头砸、拿大刀砍,还有用牙咬的,那真是不要命了。”

当年的第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蒋崇璟伯伯告诉我:“你爸爸那时很小,作用很大,到连队教歌,气派好大(他说着舞动双臂学着打起拍子),很有名气的。他很勇敢,一个小孩儿,一个孩子,踩着个桌子唱救亡歌曲,打起仗来跟我们一块儿突围,不容易呀……”

我问过父亲,《五月的鲜花》曲作者是谁?

他不知道。我也只知道词作者,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

而一首歌曲能够传唱久远,也在于能拨动情感的旋律。

那曲作者是谁呢?

直到近年才得知,为阎述诗先生。

他1905年生于沈阳,毕业于燕京大学。

1936年,爱国进步话剧《阿银姑娘》排演,因剧本曲只有歌词,便找到阎述诗谱曲。歌曲《五月的鲜花》一经演唱,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感动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

1959年,这首《五月的鲜花》被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至今仍是人们追怀志士仁人时歌唱的经典。

阎述诗一生在沈阳、北京的学校专心执

教,淡泊名利,与世无争。

作家肖复兴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念书时听过阎述诗老师讲授的数学课,说他讲课的声音特别动听,像音乐在流淌……但他不知道这位数学老师曾是位音乐家。直到1963年阎述诗老师逝世后,学校办了一期纪念板报,他在板报上看到词作者、诗人光未然写的悼念信,表达对这位“未曾谋面而心灵互通”的作曲者的钦敬之情。

在阎述诗墓碑上,师友们刻下“卅年辛苦育英才堪为师表,《五月》歌声鼓斗志永留人间”。

阎述诗的一生可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我画了一幅阎述诗先生像。

他看上去那么谦逊、温情;他的眼神又那么深邃、坚定!

又是五月芳菲时,唱起“五月的鲜花……”就像回到父亲那个唱歌最多的年代。

回想像阎述诗,像父辈这样默默无闻的万千中国人,他们在民族垂危的时候,没有苟且,而是顽强抗战不歇!

正因为有他们,才有永远盛放的《五月的鲜花》,才有不倒的中国!



阎述诗先生像。作者罗雪村。

梁凌

春秋的风,吹过齐国朝堂,名相晏子一袭粗布旧裳,正坐着劣马拉的简陋车子,一路“吱吱呀呀”而来。晏子担任齐国国相,生活极为简朴,穿的是粗旧衣物,吃的是糙米。有一次,晏子正吃饭,齐景公的使者来了,晏子便请他共餐,结果两人都没有吃饱。使者回禀齐景公,齐景公感慨道,没想到晏子如此贫困,于是派官吏送去千金。晏子推辞不受,坦然道:“我家不贫。”

大夫叔向问晏子:“嗇、吝、爱之于行何如?”晏子回答:“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叔向再问:“何谓也?”晏子说:“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嗇。积多不能分人,而厚养亲,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

晏子自己节俭,却舍得为别人疏财。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难以维持生活。他听说晏子为人讲道义,便一路来找。晏子果然没让他失望,立即分粮食、金钱于他。有一年,连续下了17天雨,齐景公一直饮酒作乐,不发粮食给百姓。晏子救民于水火,把自己粮食分给灾民。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跨越千年的风烟,洛阳城东的土窑里,另一个关于清俭的故事正在孕育。不同的是,晏子的简朴是居高者的自我约束,而即将登场的这位寒士,则要从苦难中淬炼出可贵的品格。

一方土窑,如历史的幽微孔隙,从中步出北宋名臣吕蒙正。《宋史》载其“清论寡奢乏”,短短数字,道尽少年艰辛。其母刘氏携子被逐,栖身寒窑,母子相依为命。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吕蒙正求学时,曾在河边遇见卖瓜人,想吃个瓜解渴,却掏出不出钱来。正好,卖瓜人掉落了一枚瓜,吕蒙正“怅然取食之”。想吃个瓜也买不起,其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吕蒙正当了宰相后,在河边建起一个亭子,名为“嗑瓜亭”,提醒自己不忘往昔、不失本色。

从青涩书生到宰辅朝堂,岁月悠悠,那嗑瓜亭所记录的往昔清贫岁月,在吕蒙正的灵魂深处从未褪色。吕蒙正的世界,物质清简,精神如花绽放。有位收藏古镜的朝臣,自称他的镜子能照出二百里范围的景色,想献给吕蒙正以求任用。吕蒙正笑说:“我的面部不过碟子那么大,哪里用得上照二百里的镜子呢?”

吕蒙正重视教育,很舍得在这上面大力投入,慷慨解囊。有个叫富言的人,是吕蒙正的宾客。有一天,他告诉吕蒙正:“我的儿子十几岁,想让他入书院学习。”吕蒙正答应了他。见到这个孩子后,吕蒙正惊叹道:“这个孩子将来名位与我相似,功勋事业远超过我。”遂令他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学习,且给予他优厚待遇。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两次出任宰相的富弼。曾经,潦倒生活困不住吕蒙正求学的脚步;如今,他又用财富为他人铺就知识坦途。关于一枚瓜的记忆,就这样在历史长河中,结出了满树桃李。

品格,在舍得之间彰显高度,于坚守之中铸就非凡。晏子的粗布衣与吕蒙正的嗑瓜亭,如隔空呼应的两颗星星,勾勒出古代先贤的精神星河。他们的清俭,是灵魂的抉择,是君子准则,绝非锱铢必较的吝啬,更不是小气。他们于朝堂官场,以身作则,如清风徐拂,驱散奢靡腐朽之气;于百姓民生,心怀悲悯,将点滴节省汇聚,化为赈济的粮粟、劝学的灯烛,细细润泽大地。

今天,身处物质充裕之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当有人为名牌一掷千金、为面子费尽心机时,不妨回首历史深处。那里有粗布衣,包裹着质朴与担当;有嗑瓜亭,承载着清贫与坚守。

金台随感

两棵核桃树

杨志学

北戴河创作之家的院里有两棵核桃树,枝叶委地,树下凉爽宜人,来过这里的作家朋友没有不喜欢它们的。

之前一直以为是一棵大树
当我欲解其谜,查看其根系时
才发现是两棵树

两棵核桃树,真好
超越孤独,拒绝分离
象征着甲和乙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和你
比如艺术与生活
还有,生命和土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涌



▲水粉画《银星海棠》,作者常沙娜,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微雨寻访龙尾张

丁祖荣

虽无青山横北郭,却有绿水村边绕。南湖的水,青弋江的水,有桥,畅达;连廊,留梦;一亭,翼然,村民汇聚于此,议事话家常。早莺争暖树,鹭鸟在盘旋,游船水中飘荡。在江上,在湖中,船在渡,在行。在桨声欸乃里,人与水,与田园,同置水乡景致,烟雨中的南湖就是一幅水墨画。

去的两次,都有微雨。既见燕子斜,又见鹭鸟翩跹。

一次是国庆节前。早晨5点钟的样子。微雨如雾,拂在

龙尾张,在天光云影里。这是江南的一个普通村落。近些年,龙尾张引人注目。许多人对龙尾张的认识,始于夜幕的盛行。抖音、小红书,推动力着人们朝热闹的方向凑。南湖环抱龙尾张,村民在水的润泽下都很滋润。晚风轻拂,湖水拍岸,鸡鸣狗吠,而今,加上霓虹闪烁、烧烤飘香、麻辣烫的滋滋味,声色光在南湖畔交响,是年轻人的热烈,也有中年人的怀旧,还有老年人的安闲。

过了大桥,进了村庄,有人问话,问村中何处有桑麻、桃花、杏花和油菜花。看来是外地人在寻梦里江南。

东向崛起的地方是芜湖机场。每一架飞机,都把湾沚这座皖东南科创名城兴起的讯息,带向全国,乃至海外。说起来,龙尾张是个水乡村落,早年常有水患之虞,后经治理,无患而有水利。水,润泽了龙尾张。村貌殊胜,地势略有起伏,

近前一看,原来一只正在“抱窝”的丘鹬,我小时候,在草甸里放牛,时不时就惊起它。当时,只知道它叫“水扎子”。知道它叫丘鹬,是后来上学读书的时候了。

丘鹬体态圆滚,肉嘟嘟的,腿短,嘴长且直,头顶及颈项有迷惑其他动物视线的斑纹。眼睛在脑袋上的位置特别靠后,可视范围360度无死角。起飞时头朝下,振翅突兀,落地时,显得笨拙,就像一块石头突兀地掉下来。

虽然也有一双翅膀,但丘鹬不怎么喜欢飞行。即便飞行,姿势也不怎么优雅,歪歪斜斜,潦潦草草。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不然总是在地面活动。丘鹬天性孤僻,通常都是单独活动。只有天气骤变或者感到不安全时,才会几只或者多只聚集在一起。

觅食时,丘鹬会有些夸张滑稽地摇摆身体,一纵一纵的,像是地面烫脚,不得不这样。我曾认真观察过,有时丘鹬摇摆三四下,迈一步;有时摇摆五六下,迈一步;最多的时摇摆七下。无规则,无定数。在它的词典里,就没有“速度”二字,看着真是让人着急呀。

某年夏天,我家老牛“大黄”在草甸子上吃草,没有注意脚下,前蹄不慎踩到了什么东西。扑棱棱——草丛里响起一阵阵拍打翅膀的声音,接着,传来吱吱的哀鸣。我到

近前一看,原来一只正在“抱窝”的丘鹬,被“大黄”踩伤了翅膀。它完全可以躲避,但为了保护腹部下面三只刚刚孵化出来的肉嘟嘟的小丘鹬,它竟然用翅膀护着纹丝不动。它宁可自己的翅膀被踩断,也要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用衣服将翅膀受伤的丘鹬和三只受伤的小丘鹬包起来,一阵小跑抱回家,在当乡村医生的姐姐帮助下,给受伤的丘鹬又是消毒,又是上药,又是包扎。结果,丘鹬还是因伤势过重,一周以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很是伤感,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我决心把那三只小丘鹬养活,每天放学便去挖蚯蚓、捉蝌蚪、拍蚱蜢,装在一个玻璃罐头瓶里,拿回家喂小丘鹬。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纸壳箱子里,盖子上凿了一些透气孔。它们一听到我放学回来的声音,嘴巴就用力探出透气孔,吱吱叫着要食物。

在我的精心喂养下,几周之后,三只小丘鹬渐渐长出羽毛了。某日,我把它们从纸壳箱子里放出来,让它们学走路。开始的时

丘鹬的故事

李青松

上,身体却不断地移动,一纵一纵,反复摇晃,仿佛心里装着许多事情,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艰难。也许,这就是它们的生存智慧。

以我的学识,还无法解释此种行走方式的道理,但可以肯定,这样的行走方式绝不是为了搞笑。

在别人看来,三只小丘鹬长相都一样,但我心里清楚,它们是有区别的。一只背部有明显的三道条纹,机警,好斗,经常欺负另外两只。一只爱“溜边”,不争不抢,一副受

气包的样子。一只总爱梳理羽毛,嘴巴不停地敲击,眼睛时不时看看天空。

某个星期天的清晨,我发现纸壳箱子里少了一只小丘鹬,正是那只不安分的。我房前屋后地找,不见踪影。姐姐也帮我找,还是下落不明。问邻居,也都说没看见。去哪里了呢?我急得满头是汗,心想,是被老鹰吃掉了?还是被黄鼠狼叼走了?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姐姐的喊声。我循声跑了过去,原来,姐姐在河边草丛里发现了它。它正撅着屁股,用嘴巴从泥地里往外拔一条红色的蚯蚓。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